

天人藥法

沙門月音



佛說法句經

黃繩會語譯

高序

法句又名曇鉢 (Dhammapada) 是佛弟子尋求佛法的「法述」而言；如法句經第一偈云：「車轆於轍」，譯作：如車輪經過時壓於車迹上。新譯「pada」則為牛足，解釋為：車輛隨牛足而行。意義為法句是佛陀在世時所說的教法（道理），句集而成，故名法句集，或法句錄，為後來佛徒所依據，所遵循的方法或道路，所以歐洲學者意譯為：「真理的道路」(way of Rightness)。

法句經有各種譯本，梵文漢譯本現仍留在世的有四種（見新修大正藏），內容大同小異：

- 一、法句經 (No. 210) 尊者法救撰，吳天竺沙門維祇難等譯 二卷三十九品 譯出年代——西紀二二四年
- 二、法句譬喻經 (No. 211) 晋沙門法矩共法道譯 四卷三十九品 譯出年代——西紀二九〇——三〇六年
- 三、出曜經 (No. 212) 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三十三卷三十四品 譯出年代——西紀三九九九年
- 四、法集要頌經 (No. 213) 尊者法救集 宋沙門臣天息災奉詔譯 四卷三十三品 譯出年代——西紀九八〇——一〇〇一年。

巴利文之法句經，在南傳巴利聖典中，則為巴利三藏之經藏經典第五小集經 (Khuddaka Nikaya) 十五卷中之第二卷，全經有二十六品四百二十三偈，與梵文譯本法句經比較，却缺少了最

初之第一至第八品，第三十三品，和最後之第三十六至三十九品，總共缺十三品共二百五十七偈，可見梵文譯本比較完整。法句經在十二分教中屬於無問自說「優陀那」(udana)，因為是集錄佛陀之自說偈而成，散見各經中。

法句經在佛陀教法中有崇高的地位，以其行文平易簡潔·道理扼要警惕，為初入佛門者之南針，在南傳佛教中特別尊重，法句經乃在阿育王時代傳入錫蘭後，受到了佛教徒的珍惜，成為必讀的經典。到了西紀五世紀時，錫蘭學者覺音 (Buddhaghosa) 將之整理注釋後，成為南傳經典之巨著 (Dhammapadarthakatha)，後來由寶齡加 (E. W. Burlingame) 於西紀一九二一年在美國哈佛 (Harvard) 大學翻譯成英文出版，其中有譬喻一九九種。

法句經最初出現於歐洲是在西紀一八五五年，由丹麥佛教碩學霍斯保 (Vicent Fausboll) 第一次將之譯成拉丁文出版，實為對佛學界之不朽貢獻。霍氏乃哥本哈根大學梵文教授，當他試圖將一本佛教經典在有限度的帮助下出版乃是一種果敢的作為。他同時將巴利經文與拉丁文互相對照，並加以簡畧的註解，是為第一本巴利聖典被介紹於歐洲學者的面前，實在是翻譯佛教聖典的一個里程碑。

其後，第二版相繼於西紀一九〇〇年在倫敦出版，到了西紀一九一四年巴利聖典協會由 Suriyagoda Sumanala Thera 重新校訂發行。

法句經的英譯本則有穆勒博士 (F. Max miller) 於西紀一八八一年 (有說一八七〇年) 譯出，被編入牛津東方聖書中，(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Vol. 10 Oxford)。穆勒博士乃德籍學者，係巴黎畢爾諾夫（Eugene Burnouf）教授的得意門生。西紀一八四六年，穆勒到達倫敦，即被介紹到牛津大學任教。西紀一八四八年，他出版了黎俱吠陀（Rig. Veda），奠定了他在牛津的地位。西紀一八五八年，他又出版了「古代梵文文學歷史」（The History of Ancient Sanskrit Literature）聲名大著。由西紀一八七五年開始，他担任刊行牛津逸書（Anecdota Oxoniensia）之東方聖書部份，其後出版至五十一卷，這是他畢生精力所構成的貢獻，他對於追求和研究東方古代文獻，尤其是佛教原典，力此不疲，在他死後（西紀一九〇〇年），他所收集的寶貴圖書，全部由日本東京大學所收購。

茲將南傳法句經的英譯本出版種類列下：

- The Dhammapada
translated
by
- Max müller 1870 or 1881 2nd Edition 1898
 - Samuel Beal 1878 (From Chinese Version 法句譬喻經)
 - A. L. Edmonds 1902
 - Wagiswara & Saunders 1920
 - F. L. Woodward 1921
 - C. R. Lanman 1930 (?) (Harvard)
 - Dr. S. Radhakrishnan 1950 (Oxford U.)
 - Narada Thera 1940 (Colombo)
 - Buddharakkhita Thera 1966 (Bangalore)

法句經日譯本則有：立花俊道教授（國譯大藏經經部第十二卷大正七年），長井眞琴教授（世界文庫大正十三年）荻原雲來教授（岩波文庫，昭和十年），迂直四郎（南傳大藏經，昭和十二年）等。大正四年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印度哲學研究室刊行巴利語漢文法句經對照本，日本佛教學者常盤大定著成南北對照「英漢和譯法句經」，是為最完備之法句語文輯錄。

法句經俄譯本乃係在西紀一九六〇年出版，成為俄國佛教文庫（Bibliotheca Buddhica）之第三十一種叢書。

由巴利文翻譯的漢譯本法句經有下列多本：
南傳法句經 釋了參譯 一九五三

真理的語言 釋淨海譯 一九七二
法句經語譯 黃繩會譯 一九七六

南傳法句經以巴利文原本為根據，譯成五字或七字頌文；真理的語言譯成中國的新詩體裁；法句經語譯則採用穆勒之梵譯英文本，以現代語體譯成，三者各有千秋。

十九世紀時，在中亞細亞庫車及敦煌方面，發掘出了法救（Dharmatrata）撰之 Udanavarga 梵文原本的片段，經過法國學者李維（Sylvain Levi）和積加維（P. N. Chakravarti）研究的結果，即是與「法集要頌經」相類，但是與南傳法句經偈頌的數目則相差甚遠，其文章見西紀一九三〇年 Udanavarga Sanskrit。

由梵文翻譯成西藏語的法句經名為 Ched-du-brjod-padi tshomos 被收集在甘珠爾和丹珠爾兩大藏中，全經有三十三品九百八十五偈。並於西紀一八八三年由學者路芝希爾（W. W. Rockhill）翻譯成英文在倫敦出版，原本之藏史則由巴特（H. Becka）於西紀一九一一年在柏林印行，書名為 Udanavarga nach dem Kanjur und Tanjur。

其他方言之法句經，有西北印度方面于闐地方發現和掘出之 Kharosthi 抄本。已由洗納特氏（E. Senart）於西紀一八九八年在亞洲雜誌（Journ. Asiatique）發表研究心得；尚有李維氏（S. Levi）於西紀一九三五年在巴黎，適茲氏（E. Sieg）與適茲齡氏（W. Sieglings）於西紀一九三一年在倫敦刊出法句經與龜茲語之關係；後者更著成專書於西紀一九三三年在萊比錫（Leipzig）出版，說明法句經與焉耆語的關係。

今者黃繩會居士將法句經譯成語體文，使法句的弘傳成為更通俗性和普遍性。這無疑是更適應時代的需求，實為與釋迦世尊會許可以多種方言弘法的旨趣相符。法句經就是佛滅後第一次王舍城結集的成果，經過歷代口口相傳，在阿育王時傳入錫蘭，書以文字，到現在仍保持原有風格，在今天讀誦起來時，好像佛陀的宣教仍在耳畔一樣，特別有親切感。

我們爲了對前賢們努力發揚法句經的流傳功績，永誌不忘起見，所以學人便將法句經的歷史寫出來，讓研究法句經者的參攷

。蒙黃居士不棄，置於卷首，實在不勝汗顏之至。關於資料的來源，多半是根據南傳大藏經，大正大藏經和望月佛教大辭典等，說不出有任何心得，還望各讀者指正。

最後，謹願法句經中一頌所說：「若人壽百歲，不見生滅法，不如生一日，得見生滅法。」與讀者共勉。

佛曆二五二〇年二月十五日佛涅槃紀念 高永霄謹序

自序

法句經早有中文譯本，今乃採Max Müller由梵譯英本，據之用語體重譯。Max Müller乃最早之梵文學者，日本荻原雲來博士留學英德，從其攻讀梵文。歸日後，大弘梵文學。佛教界因之搜求佛經梵文原本，以與其中文譯本比照，多所校正。Max Müller此譯，乃成於1870年。其後續有譯者，如F. L. Woodward(1921)及Wagiswara與Saunders(1920)皆以散文體譯出。E. A. L. Edmunds(1902)則用詩歌體譯出。今採Max Müller譯本者：一則因Max Müller乃最早出之梵文學者，此英譯本亦屬最早之作。二則因恩師小野塚潤澄大僧正，學梵文於荻原博士；而荻原博士，學梵文於Max Müller。因緣深厚，豈忍將其遺作冷置。三則因Max Müller此譯，非散文非詩歌，其英文文筆，顯淺流暢，據之以轉譯語體中文，實最貼切。余1967年旅居美國，得讀其書，歸港後，偕高永霄君同訪Dr. E. Runyan於馬料水中文大學，在旅途火車廂中，會與高君談及Max Müller此英譯本。今彈指多年，而Dr. Runyan又以痼疾逝於美國，撫時傷逝，且譯且慨！

語譯者黃繩會謹識

一九七四年八月於澳洲 Hobart 時年六十又九

第一章 駢句

卍 我們現在的處境，就是我們過去思想的成果。我們的環境，實在是我們思想的形成。若果一個人講句話，或者做件事，而心裏懷着惡念，則痛苦必定跟隨着他，好像車輛跟着拖車的牛脚一齊走一樣。

卍 我們現在的處境，就是我們過去思想的成果。我們的環境，實在是我們思想所形成。若果一個人講句話或者做件事，而心裏懷着善念，則快樂必定跟隨着他，好像自己的影子跟着他的形體一樣。

卍 他詈罵我，他鞭撻我，他侵犯我，他搶奪我，這樣，他的心裏就永遠懷着仇恨的思想，永遠不能消滅。

卍 他不生起詈罵我的思想，他不生起鞭撻我的思想，他不生起侵犯我的思想，他不生起搶奪我的思想，那麼，仇恨的念頭，就即刻消滅。

卍 因為仇恨不能消滅仇恨，祇有悲憫方能消滅仇恨。這是從古到今都不會變更的道理。

卍 世上有很多人，並不了解到我們大家終歸於滅亡。如果他們能夠了解到這一點，他們就會停止鬥爭。

卍 有些人在世間，祇是希求欲樂，那麼，他們就不能控制他們的情感，又不能節制飲食，他們放任怠惰，變成意志軟弱，很容易就被邪念所誘惑。好像大風吹倒枯樹這麼容易。

卍 有些人在世間，並不希求欲樂，於是他們就能夠控制住情感，而且可以節制着飲食，他們誠懇精進，變成意志堅強，不易被邪念所誘惑，好像大風吹着一座石山，絲毫不動。

卍 有些修行人，希望着起法衣，但他們並未會淨除罪垢，又不肯守戒，時時犯妄語，那些人是不能配穿着法衣的。

卍 有些修行人，已經淨除罪垢，又肯守戒，及不犯妄語，則他們堪配穿着法衣。

卍 有些人，認真實為虛妄；認虛妄為真實。那麼，他就永遠得不到真實的境界，祇是一切歸於幻境。

卍 有些人，認真實為真實；認虛妄為虛妄。那麼，他就得達到真實的境界。

卍 雨水會滲透破壞的茅屋，所以欲念會滲透不能反省之心。

卍 雨水不會滲透完好的茅屋，所以欲念不會滲透時時反省之心。

卍 做惡事的人，在現世界，過着悲慘的生活，在未來世界，他

也過着悲慘的生活。他在兩個世界，都不能夠安寧。當他看到自作惡事，自受苦果之時，他怎麼能夠不悲慘呢？

❷ 做善事的人，在現世界，度着安樂的時光；在未來的世界，他亦都會過着安樂時光，當他看到自作善事，自受樂果之時，他怎麼能夠不感覺安樂呢？所以做善事的人，對於現在及未來的世界，都一樣安樂。

❸ 無智慧的人，即使他能夠將戒律全部背誦得滾瓜爛熟，但他不了解怎樣去守戒，他就像牧牛兒童，數着別人的牛隻一樣。

❹ 善於守戒的人，雖然他只能背誦一小部份的戒律，但他已經戒除了欲念（貪）、仇恨（瞋）、愚癡（癡），而且獲得了真正的智慧心境；達到了寧靜的境界。他對於現世界無所罣礙；對於未來世界亦無所罣礙。他就真真正正成爲法師。

第二章 虔誠

❶ 虔誠是去涅槃永生的大道，無智慧之人，是去死亡之道。虔誠的人，精神上無有死亡；無智慧之人，雖生猶死。

❷ 當人們了解虔誠的重要，他就會向着虔誠之路邁進。他越進入虔誠的境界，他就越加虔誠。並且欣慰自己有此聰明的抉擇。

❸ 有智慧的人，常常冥想靜慮，故此獲得大力量，可以引領他直到涅槃安樂的最高境地。

❹ 如果虔誠的人能夠奮起而不畏難；如果他不能輕忽怠惰；如果他所作都是善事；如果他做事審慎；如果他能夠自我控制；而一生嚴持戒律，則他的功德日益增長。

❺ 智慧的人，必定奮起而不畏難，一味虔誠，並控制着自己，則這個人已經築起一個精神上的島嶼，而安處其中，無論邪惡的洪水，滔天而來，也不能淹沒他了。

❻ 無智慧之人，追求虛妄；有智慧之人，以虔誠爲最貴珍寶。

❼ 切勿追求虛妄，切勿追求欲樂。只有虔誠而冥想靜慮之人，獲得最大安樂。

❽ 當有智慧之人，用虔誠去趕走虛妄之時，他已經獲登智慧之高峯，俯頭下看那些愚癡的人，好像企在高峯看平地人一樣。

❶ 處在一羣愚癡的人中，虔誠的人，好像家人皆昏睡，唯他獨自醒覺一樣。又好像賽跑人趕過一羣在奔跑的馬一樣。

❷ 「因陀羅」所以能夠成爲衆神之一，就是因爲能夠虔誠。虔誠受尊敬，不虔誠受唾棄。

❸ 乞食比丘喜歡虔誠的人，如果看見不虔誠的人，他就畏懼。這些比丘，已能擺脫世間一切枷鎖，但見到不虔誠的人，仍然畏懼。

❹ 因爲乞食比丘喜歡冥想，自我反省，他不肯離開最善的境界，他已經接近涅槃大道，所以他看見不虔誠的人他就畏懼起來。

第三章 思想

❶ 造箭工匠，要盡可能造出筆直的箭。有智慧的人，要將歪曲而不平的思想，使其平直。當然，這不是易事！當思想像一枝箭般射發了出去，收回來已無可能。

❷ 好像一條魚離開它的水鄉，被人擲在乾地上之時，這條魚就輾轉跳動，我們的思想，處在邪念煎熬之中，就會輾轉逃避，以免損害。

❸ 所以最好是將思想訓練純熟，思想好像畜牲一樣，它跑得飛快，要捕捉住它，很不容易。當你喜悅它時，它也不假倚着你。一下子，它又溜走了。所以馴服思想，好比馴服畜牲，如果能夠馴服思想，真是很幸福的了！

❹ 有智慧的人，切要馴服思想。雖然思想不容易覺察出來，雖然思想很巧妙。喜悅它之時，它又溜走了，但看住思想，並且緊守衛着它，就會帶來很大幸福。

❺ 有些人能夠看清楚他的思想，溜走到很遠，而且無所依附地走來走去。這個人就設法來駕馭他的思想，誰知這麼一來，他竟然發現思想原是空虛杳冥，全無實體的。雖然由心所發，但時刻變幻，空無實質。這個人能夠發見這一點，他就斷然解脫魔羅的纏縛。

❽ 如果一個人，信心不夠堅強，如果他守淨戒，如果他寧靜的心境，受到擾亂，那麼，他就得不到真正的智慧。

卍 如果一個人，將他思想時時緊守正道，而不胡思亂想。而且他能夠靜住，不去思善，也不去思惡，那麼，他一定無有恐怖。

卍 澈底了解到肉體好似一個瓶一樣脆而易碎，但他已經將他的思想建築起好像一座堡壘那樣堅固，則這個人堪配與魔羅作戰，當然他還要用智慧作他的武器。他戰勝魔羅之時，人所共見，而且見他常常與魔羅作戰，永無休止。

卍 唉！不會很久，我們的肉體，就睡在一坯黃土裏面，全無思想，宛像一段枯木一樣了。

卍 一個溜走了錯誤方向的思想，所攪出來的災禍，更慘酷過仇人對待仇人，敵人對待敵人。

卍 一個走着正確方向的思想，所給予我們的福德，更勝過我們的父母，及任何恩人。

第四章 花

卍 誰能征服現世界？誰能征服閻魔？是過往諸聖人嗎？是天上諸神嗎？誰能尋覓出顯明易見的修行大道？一如一個聰明人能尋覓出真正的香花呢？

卍 佛陀的弟子，能夠征服現世界。佛陀的弟子，能夠征服閻魔。並且能夠征服天上諸神。佛陀的弟子，能夠尋覓出顯明易見的修行大道，一如一個聰明人能夠尋覓出真正的香花。

卍 一個人了解到他的肉體，虛幻猶如泡沫，又了解到一切事物，都虛假不實，猶如蜃樓海市，那麼，這個人就能夠將魔羅以香花粧飾的毒箭摧折之，而且他不會與閻魔晤會。

卍 一個人祇顧採摘香花（祇顧追求榮華富貴），而不存心於正道，則這個人會被閻魔衝倒，一如洪水衝沒低陷的村莊一樣。

卍 一個人祇顧採摘香花（祇顧追求榮華富貴），而不存心於正道，則閻魔會在他還未曾享盡他榮華富貴之前將他拿走。

卍 蜜蜂採完花蜜，即時離開，並不留戀花的色美、和花的味香。所以有智慧的人，雖然居住於塵世之中，不應沾戀榮華富貴。

卍 有智慧的人，切勿注意別人的過錯，祇應注意自己本身的過錯。

卍 有些人花言巧語，講出來很好聽，但實際上完全做不到，這就好比花之祇有色美，而全無香味一樣。

卍 但有些人講得出就做得得到，這就好比花之既有色美，而又有香味一樣。

卍 一堆花，可以束紮之而成一個美麗的花球，所以一個人呱呱墮地之後，亦可以積存善功盛德，而成爲一個美好的人生。

卍 花的香味，不能逆風而飄揚，甚至檀香，及各種濃冽的香，亦復如是。但一個善人的功德香，就可以到處飄揚，無遠弗屆，逆風不能阻止。

卍 檀香 Tagara 花香，蓮花香， Yashti 花香，在所有象香之中，以積善功德之香，最爲超勝。

卍 檀香 Tagara 花香，這些香，實是平凡。祇有有道德的人，其積善功德之香，可以高薰天上。

卍 那些有積善功德的人，他必定能夠時時冥想靜慮，憑藉真智慧去解除煩惱的纏縛，所以魔羅永遠找不到他的。

卍 一堆路邊的污泥當中，可以生長着色香俱清的蓮花。所以在凡夫俗子的當中，佛陀的弟子，放出智慧和積善功德的香氣。

（未完待續）

稿 約

- 卍 本刊自三十期起刷新版面充實內容，並提高作品水準，以副讀者雅望。敬請批評、指教，多提意見，以便逐一改進。
- 卍 本刊園地公開，歡迎四眾投稿。
- 卍 來稿一經刊錄，敬致薄酬，每千字自十元至二十港元。（另由查氏附贈供養金百份之五十，即每千字自十五元至卅元）。
- 卍 來稿請用稿紙，以便核計。用白紙者，請註明字數。
- 卍 來稿文體不拘，悉聽作者方便。
- 卍 來稿請勿兩面書寫，勿過於潦草，以免誤植。
- 卍 來稿長短不論，視內容需要爲準。若能在四五千字之間，更佳。
- 卍 來稿刊錄與否，概不退還，請特別注意，自留副本。
- 卍 來稿筆名聽便。但請附真實姓名及地址，以便滙寄稿費。
- 卍 來稿一經刊載，版權歸本刊所有，如有一稿兩投等情，皆作却酬論。
- 卍 來稿本刊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請先聲明。
- 卍 來稿請逕寄本刊編輯室，切勿托人轉交。